

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

梁羽生

俠骨文心

笑看雲霄

「文化名家 香江足跡」系列 六

論及開創新派武俠小說之先河者，就一定要提到梁羽生。「梁羽生先於金庸一年創作武俠小說，以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而論，梁羽生當之無愧。」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表示。梁羽生於1956年開始在《大公報》子報《新晚報》連載《龍虎門京華》，一生共創作35部武俠小說，提倡「以俠勝武」，彰顯一代文人的俠骨豪情。今年是他誕辰100周年，回顧其「俠骨文心，笑看雲霄飄一羽；孤懷統攬，曾經滄海慨平生」的一生，他為新派武俠小說增添了中國傳統文化之底蘊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梁羽生創作作品

弱水萍飄，蓮台葉聚，卅年心事憑誰訴？劍光刀影燭搖紅，禪心未許沾泥絮！絳草凝珠，曇花隔霧，江湖兒女緣多誤，前塵回首不勝情，龍爭虎鬥京華暮。

《龍虎門京華》

笑江湖浪跡十年遊，空負少年頭。對銅駝巷陌，吟情渺渺，心事悠悠！酒冷詩殘夢斷，南國正清秋。把劍淒然望，無處招歸舟。明日天涯路遠，問誰留楚珮，弄影中洲？數英雄兒女，俯仰古今愁。難消受燈昏羅帳，恨曇花一現恨難休！飄零慣，金戈鐵馬，拼喪荒丘！

《七劍下天山》

蝶舞鶯老又一年，花開花落每淒然，此情早付東流水，卻趁春潮到眼前。浮沉道力未能堅，慧劍難揮只自憐，贏得月明長下拜，新隨明月逐裙邊。

《白髮魔女傳》

盈盈一笑，盡把恩仇了。趕上江南春未杳，春色花容相照。昨宵苦雨連綿，今朝麗日晴天，愁緒都隨柳絮，隨風化作輕煙。

《萍蹤俠影錄》

三月艷陽天，鶯聲啞溜圓。問賞心樂事誰家院？沉醉江南煙景裏，渾忘了那塞北蒼茫大草原，羨五陵公子自翩翩，可記得那伴狂瘋丐尚顛連？

《雲海玉弓緣》

潘耀明也表示，比之金庸，梁羽生的江湖世界更偏傳統和文人風範，常有詩詞歌賦，穿梭在字裏行間，於刀光劍影之中，讓讀者感受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美，「他打造的是文人江湖。」當中的詞章、詩賦，體現梁羽生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展示和弘揚。

梁羽生本名陳文統，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，其獨特的文風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，以及鮮明的人物塑造，構建了一幕幕具有文人氣質的江湖奇景，「梁羽生將自己的文學素養、對中國文化歷史的研究，都用以武俠小說的寫作當中，其創作的武俠小說充滿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和意象。」潘耀明表示。

《龍虎門京華》先聲奪人

梁羽生筆下文人氣的江湖世界，離不開其成長經歷。他1924年生於廣西的一個書香門第世家，翰墨飄香的熏陶下，梁羽生打下了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，自幼就開始熟讀古文、擅作對聯。

1949年夏天，經就讀的嶺南大學校長介紹，梁羽生前往香港《大公報》應聘，成為一名英文翻譯，負責翻譯國外通訊社發來的英文電訊稿件。當年年底，梁羽生調往副刊部任助理編輯。

一場比武，開啟了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創作之路。1954年，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相約到澳門比武，吸引了不少香港人過澳門「圍觀」。當時的《新晚報》總編輯決定借勢推出一部長篇武俠小說，在報上連載。梁羽生「醞釀一天」，開始創作首部武俠小說《龍虎門京華》，在《新晚報》連載刊登。

「可以無武，不可無俠」

作品第一篇「楔子」，梁羽生以長者口吻自述：「筆者雖非武林中人，少年時也曾浪跡江湖，耳聞目睹過一些武林爭雄之事，至今垂垂暮矣，回想起來，尚不勝感慨之至。

恰好編者要我將耳聞目睹之事，寫成一部武俠小說，遂也東施效顰，先填一首『踏莎行』詞以作引子。」《龍虎門京華》發表之後，好評如潮，《新晚報》銷量大增。

中國電影資料館研究員陳墨在發表文章《此中心事請誰傳——梁羽生先生百年有感》中寫道，「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奠基人，梁羽生先生很自然地把自己在《大公報》習得的新時代世界觀、歷史觀、價值觀作為小說的價值標準，很自然地堅持俠道，甚至提出『可以無武，不可無俠』。」

梁羽生於1956年在《大公報》開始連載的《七劍下天山》，以及1957年在《新晚報》上開始連載的《白髮魔女傳》等武俠小說作品當中，都有不少詩詞，給讀者打造了一個「亦俠亦文」的江湖，他在《七劍下天山》中寫「明日天涯路遠，問誰留楚珮，弄影中洲？數英雄兒女，俯仰古今愁。難消受燈昏羅帳，恨曇花一現恨難休！飄零慣，金戈鐵馬，拼喪荒丘！」再有《白髮魔女傳》中，「一劍西來，千岩拱列，魔影縱橫。問明鏡非台，菩提非樹，境由心起，可得分明？」

詩詞歌賦造詣精湛

文人寫武俠小說，詩詞是底色，俠之精神也貫穿始終。1963年1月，梁羽生在《大公報》推出《大唐遊俠傳》，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會員朱少濱在《梁羽生武俠小說述評》一文中寫道，梁羽生內心所蘊藏的俠義精神，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全新的詮釋，也令這部作品在當代文學佔有一席之地。

陳墨在《梁羽生先生百年有感》中還寫道：「梁羽生是地道的書生，也是純粹的書生，從家門到學校門，從學校門到報社門，幾乎沒有經歷什麼社會生活歷練。所以，他（梁羽生）說他的武俠創作，無法走真正的現實主義的路子，只能走浪漫主義的路子。」

驚心動魄、江湖俠影，梁羽生差不多寫了半輩子的武俠小說，他曾有此一言：「我本來是從事文史工作的，以偶然的因緣，寫上武俠小說，不知不覺，在刀光劍影之中，已是浪費了將近三十年的光陰。」1980年5月9日，梁羽生在《大公報》推出其封筆之作《武當一劍》，直至1983年完成整個連載。

在武俠小說作品之外，梁羽生尤擅詩詞對聯和散文創作，曾發表過多部創作，諸如《筆不花》《名聯觀止》等。

上世紀80年代末，梁羽生退休，隨後移居澳洲悉尼生活。2006年，梁羽生將自己收藏的藏書、信件、手稿等，捐獻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。2009年1月，梁羽生在悉尼逝世。

今年是梁羽生誕辰100周年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「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——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」，當中就有梁羽生的展品和藝術家為其打造的雕塑，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潘耀明談及展覽時表示：「我希望人們可以在紀念金庸之時，也可以給予梁羽生同樣的關注和紀念。」

與金庸惺惺相惜

梁羽生與金庸生於同年，都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創作者，在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眼中，梁羽生先於金庸創作新派武俠小說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
1969年夏天，梁羽生應聘《大公報》時，主考官是與他同齡的查良鏞（金庸），當時的金庸是《大公報》國際版的翻譯。至於二人都在《新晚報》寫武俠小說的機緣，金庸曾寫道：「後來他（梁羽生）應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兄之約而寫《龍虎門京華》，我再以《書劍恩仇錄》接他（龍虎門京華），我們的關係更親密了。」

梁羽生和金庸在《新晚報》做同事期間，一起在報上寫評論、寫武俠小說，二人都喜歡下圍棋，常一起對弈，殺得昏天黑地。不同的是，梁羽生喜歡圍棋和象棋，金庸只愛圍棋。梁羽生移居悉尼後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當地舉辦的一個活動上，二人又見面了，金庸去到梁羽生家中又下起了圍棋。金庸在梁羽生逝世後回憶起這段經歷，說當日梁羽生拿出的是自己送給他的舊棋。

2009年，梁羽生逝世，金庸撰寫輓聯表示：「痛悼梁羽生兄逝世，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，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，自愧不如者：同年弟金庸敬輓。」



▲梁羽生（右）與金庸。



▲香港中央圖書館曾展出梁羽生雕塑（右）。



▶電影《七劍》改編自梁羽生小說《七劍下天山》。



▲1956年2月15日，《大公報》連載梁羽生的《七劍下天山》。



▶梁羽生（陳文統）。

《龍虎門京華》為梁羽生創作的首部新派武俠小說，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。於1954年1月開始在《大公報》子報《新晚報》發表，主要講述義和團進北京的事跡，寫作緣起是一場在港澳引起廣泛關注的比武，小說結尾也收束於一場精彩的擂台賽，實現了小說和現實的互為映照。



《龍虎門京華》



《七劍下天山》

《七劍下天山》於1956年2月開始在《大公報》的「小說林」專欄發表，小說以清朝康熙年間平定三藩為歷史背景，以天山弟子凌未風等人的行俠江湖為線索，講述一眾武林志士之事。故事曲折，其間出場有在五台山當和尚的順治皇帝，及清代第一詞人納蘭容若。



《白髮魔女傳》

《白髮魔女傳》於1957年在《新晚報》開始發表，小說背景是明朝萬曆年間，主角是武林奇女子玉羅剎和男主角富家公子卓一航，他們彼此傾心。但所謂正邪不兩立，卓一航後來成了武林掌門人，玉羅剎做了強盜，因為這段情，引出了一系列江湖故事。



梁羽生在港足跡